

你还 不来， 我怎敢 老去

禹鼎侯 / 颜夕溪

著

低语



北方文艺出版社

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禹鼎侯 / 颜夕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还不来, 我怎敢老去 / 禹鼎侯, 颜夕溪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17-4294-4

I. ①你… II. ①禹… ②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4098 号

你还不来, 我怎敢老去

Nihai Bulai Wo Zengan Laoqu

作者 / 禹鼎侯 颜夕溪

责任编辑 / 王 丹 金 宇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 编 / 150080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 131 千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 / ISBN 978-7-5317-4294-4

装帧设计 / 张 旺

网 址 / www.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开 本 / 660mm × 960mm 1 / 16

印 张 / 15.25

印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3.80 元

目 录 | CONTENTS

禹鼎侯作品

季秋之月，鞠有黄华	003
路	010
孔乙己	017
十年	024
手机	055
飞雪连天射白鹿	063
长安幻夜	105
仙侠奇女子	120
思曲三千，唯慕少司	136

菊事	149
留白	155
城市情结	161
又见玉兰花开	165
名花三千，独爱玉兰	169
绿萝轻挽，淡雅嫣然	173
与文相约，罌粟生香	179
暂且说我们都爱文字	184
我打青春走过	190
毕业季，毕业祭	196
无悔走青春	201
春暖花开，我等你来	205
聚散随缘，勿忘心安	209
经年流光，墨韵成香	216
一半明媚，一半忧伤	222
我们相见，忽而盛开	228



禹鼎侯作品

季秋之月， 鞠有黄华

每年秋末，上海大学校园内一片繁花锦簇，金黄黄、银灿灿的，有时夹杂着红焰似火，有时素白如雪。在教学楼前，泮池湖畔，茫茫连成一片花海，吸引无数人慕名驻足。这个沿袭了许多年的菊花文化节，就像武汉大学的樱花节、天津大学的海棠花节、华南农大的紫荆花节，也被深深打上了上海大学的烙印，成为这所名校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到了上海，至今已有三年，因为地利的关系，上海大学的菊花节便去了两次。前后两年，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一样下着朦胧细雨，一样的同伴，却仍能依稀看出时光流逝的影子。

第一次看菊展，此时回想起来，倒颇有几分传奇的意味。那时我仍在打理一个网上的文学社团，因此结识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文学好友，彼此交流得多了，便有几家人般的亲切，于是或多或少也有些线下互动。在我的力促之下，颀儿与颜夕溪一呼即应。

因不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倒也熟络，徜徉于菊花海洋之间，有的似孔雀开屏，有的似蜗牛漫步，更有壶倾花漫，巨象啸天……我们忙着拍照，不断地说着那些在网络上说了无数次的话题，说起我们熟悉的人、深爱着的文字，一股温暖溢满心间。虽然聚首匆匆，却定格成了最美好的时光。

到今年再去的时候，身边少了颀儿，却多了梦梦。唯一不变的人是颜夕溪，只不过从去年的刚刚熟识，如今已成为牵手相伴的人生伴侣。而我自然也跳脱出文学社团之外，成为地地道道的“自由人”。时光如妍，岁月轻梳，很多人很多事就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人生的感慨际遇，悲欢跌宕，谁又能说得清呢？

和女友及梦梦去上海大学看菊展的时候，细微的秋雨已经停了。

远远看去，图书馆前大理石铺成的地板上，密密麻麻各色菊花连成一片，组成各种图案。近前细看，红黄白紫各色的菊花散发着馥郁芬芳，有绒球一般的细丝，上面沾染着红的艳，彼此挤成一团，如果它们也有自己的声音和语言，此时定在窃窃私语，时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当然也有的一瓣一瓣开得很老实，它们把黄色和白色融进时光，铺成生命的底色……近观也有近观的妙处。虽然人工堆砌的因素太多，却正因为这样的精心设计，显出一种别样的柔性美。

纯粹的野生菊我也见过不少。小时候在屋后的山岭间，便生长着稀稀疏疏的菊花，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金黄色，像是点缀在山河画卷上的精美图案。大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曾以菊为题让我们写作文，因此，我有了近距离认真去观赏菊的特别之处的机会。那时节万物渐凋，病树枯叶落了一地，那些往日葱茏的植物也过了最为繁盛的阶段，寒冷秋风中，这些菊花恐怕是唯一俏立的花卉。老家的菊花虽不及上海大学品种繁多，也没有其妖娆多姿，却因为生长在山间，多了一分坚忍，即便没有观众，仍独有一份孤芳自赏的傲气与品质。

那次我的作品得了班级最高分，不知是因为菊花让我的文字变得鲜活了，还是它那种孤高的气质感染到了我，此后每每提笔，总

感觉有一种与菊花共通的气韵在笔端流淌。直到多年以后开始写小说，这股气韵逐渐内化成文字的一部分，即便风刀霜剑，事易变幻，我却从来没想过放弃。

大二那年，在室友的力邀下，一起到龙湖公园游玩，又见到了菊花。穿过灯光隧道，往西边走到花溪烟雨亭，便能看到大片大片的菊花，沿石板路铺了长长一条，一直到浣花溪桥左近，一眼望不到头，在凛冽的秋风中，开得顽强而茂盛。花色多以白色和黄色为主，在路边不起眼的地方，也有零星点缀着的红色花瓣。在无数菊花组成的花海里，每一朵菊花仿佛都是不起眼的一分子，它们是如此普通，普通到让人完全记不起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花瓣，彼此汇集在一起，组成了这难得一见的秋日奇景。

我不禁想到了小说的写作。每一篇好的小说，或大气磅礴，或奇谲百变，或缠绵悱恻，抑或厚重深沉，不管它诉说的是什么故事，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它都是由一个一个简单的汉字排列组合而成，在不同的场景下，表达的便是不同的意思，这样看来，汉字的命运与这些菊花何其相似。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室友听，室友听后说：“我看你是小说写得走火入魔了。”不疯魔不成佛，或许，我现在所差的就是如菊花一

般高远与寥廓的境界格局。

后来几年都没怎么见过菊花。当我渐渐忘记菊花的模样的时候，写作的路却越来越开阔。2012年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网络文学社团，在里面认识了许多同样喜爱写作的人，彼此说笑吵闹，交流纵论，纯粹而快乐。后来机缘巧合，竟成了该社团的核心掌舵人，几经起落的风雨飘摇，坎坷低谷的共同坚守，唯一不变的是一颗初心。后来无数次回想，才发现这股坚忍与不妥协，似乎在菊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去年和女友还有颀儿一起去上海大学赏菊的时候，彼此交谈的话题还多是社团里的故事，然则短短一年过去，似乎眨眼之间，一切都变得有些不同了，不仅身边人的身份变了，就连交流的话题也不同了。当时，颀儿曾问我：会不会想过有一天离开社团？当时不置可否，现在想来，坚守这东西，也是要看心境的。原来自己一直舍不得放弃的只有写作，而并不是社团。

就如现在来说，当年同一批写作打拼的人，因为生活或工作上的其他原因，渐渐地淡了心思，有些当年曾写得一手锦绣华章的朋友甚至没有了提笔的欲望。时光最能消磨人，能够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或许真的不容易，就像这些菊花，纵然在最美的时节把最

好的一面留给了世人，然而花期一过终究还是会凋零枯萎。

女友颜夕溪也经常在我跟前感叹一起写文交流的人如今越来越少了，对此我也唯有感叹而已。然而我始终相信文道不孤，就好比菊花，虽然难免凋谢，但谁也不能阻止它来年的繁华。

古人多喜欢以菊花入诗。陶渊明就曾有“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的句子，梅尧臣更是写过“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的铿锵字句，更不论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等脍炙人口的名言佳作了。如此看来，菊花有着某种托物言志的意思在里面。它的孤标亮节、高雅傲霜果然也不是当前物欲横流、高速发展的社会所能认可的，因此更多了几分高寒与孤寂。

从上海大学出来，女友坚持按照约定要一起写一篇关于菊展的专题文章，当时想也没想就同意了。然而当真的提起笔，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始至终我都在用一种唯有自己能看得懂的方式在写着菊，写着它的魂，它的韵，从未间断过。

去菊展后的一个星期，天气骤然就转冷了，“魔都”的天气从来变化无常，上周还是秋高气爽，转眼最低气温已是零下一二度。据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的几天将会更冷，这似乎也预示着冬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身边。我不知道上海大学的那些菊花能在这

样的温度下挺过几天，或许早已经凋谢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落红毕竟不是无情物，殊不知化作春泥的菊涅槃重生之后，明年的菊，必将开得更加繁茂。

2015年12月6日

路

从张家湾到榆镇原本是一条泥石路，修成青石路，还是十几年前的事。然而就在年冬回家的时候，母亲说青石路也要拆了，据说村里要在那里盖茶叶厂。陡然间心里失落落的，走了十几年的路，甚至在心里都已经熟悉了它的纹路、它的气息，这一动土，就相当于将这条路上的回忆和印记，都要连根拔起了。

榆镇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榆镇西侧，有一片榆林。每到开春，

深深浅浅的紫色花朵开满林间，煞是好看。偶有些孩童跑到林子里偷摘花果，看园子的工作人员大抵是要发脾气的。据说发起脾气来相当凶，而我们张家湾的伙伴多半没见过，原因则是在青石路的旁边长着一棵野生的榆树。这棵榆树不知是受了天地间什么造化，竟生得比榆林里的所有树木都高大。

我就是在这棵榆树底下玩到大的。

离榆树不远，大约两百米，有一家杂货店，是玲娟家开的。小时候总喜欢约三五伙伴跑到榆树下玩耍，玲娟就从家里偷些水果糖或者花生给我们吃。我们或爬到榆树的枝杈上，看谁爬得高，总要到树枝细得不能承受人的重量方止。为此，虎牙吃了不少苦头，他有一次从树梢上栽了下来，好在屁股朝下，结结实实地坐在泥土上，痛得哇哇大哭，我们一时受了惊吓，也跟着哇哇大哭。

从那以后，虎牙就不大跟我们玩了。我们时常能听到虎牙妈用尖厉的嗓音吼道：“张大虎，你再敢爬树打断你的狗腿！”因为虎牙成了村里家长们的反面教材，我们也不太敢爬树了，便改掏蚂蚁洞。

那时候还是泥土路，地上长着不少杂草，蚂蚁洞稀稀疏疏地分布在草丛里或石缝中。我们用零花钱从玲娟家的杂货店买来棒棒冰，吃完之后将塑料包装布扔掉，捉蚂蚁放进去。那是长圆柱形的容器，

上下两截，拿在手里软绵绵的。我们趴在草丛里用手将密密麻麻的小蚂蚁钳着，塞进塑料容器里，比赛看谁捉得快。一般小半个晌午，就能装满了，看着细细的容器里挤满了黑色的蚂蚁，彼此摩肩接踵动弹不得，别有一番意趣。

有时候我们会挖个洞，将蚂蚁连同塑料容器埋进土里，隔一天再来看，都已经死了。或者找个树枝架着，划一根火柴，将蚂蚁烧得噼里啪啦作响，焦臭的气味传出老远。有时候玲娟的妈妈也会出门骂几句，但大多是不骂的。

未过几年，到了上学的年龄。去学校也是要经过这条路的。那时候学校里的学生不多，只有左右两间教室，一、三年级在一起上课，二、四年级共用一个教室。语文老师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人，生得很是威严，尤其是那双眼睛，让我们非常畏惧。他却不姓张，据说是从柳家畈分配过来的。柳老师倒不是真的威严，对我极好。唯独一件，便是课外作业必须按时完成。每到早上早读的时候，柳老师拿着一把木尺就开始检查作业了，谁要是没有完成，总是要挨打的。

虎牙是挨打最多的。他比我大两届，我读一年级时，他读三年级，正好在一个教室。每天早上，柳老师硕大的身躯刚刚踱进教室，虎牙读书的声音就从八十分贝直接变成声如蚊蝇了。虎牙总是贪玩，